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 德语美学文选·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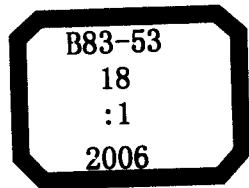
Reading German Aesthetics from 1760-1990

刘小枫 ● 选编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 德语美学文选·上卷

Reading German Aesthetics from 1760-1990

刘小枫 ● 选编

##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闢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 编者前言

记得以前读到过的一位德国思想史家说过，“美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结下的一个“怪胎”，这话我很久都没想明白（迄今也没有完全想明白）——的确，即便在德国，“美学”这个概念自一开始就引起是非，到了 20 世纪，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还说，“美学”根本是个不知所谓的东西。

“美学”这门学问究竟是什么、怎么来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何以还成了“二级学科”的“专业”？

“美学”这个学名通常会被追溯到一个叫做鲍姆伽通的德国人的发明，而 Aesthetic 这个语词的词源含义指的本是有关“感性—感觉认知”的事情（词根来自古希腊文的“感觉、感知”一词）。康德在批判鲍姆伽通的“美学”观时，提出了自己的“鉴赏力”学说，虽然康德没有创立“美学”，但“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后来得以成立，端赖于康德的知识学说（而非鲍姆伽通的所谓“美学”）——时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期。可是，就在当时，有个叫施勒格尔的著名学者（德国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们现在也把他称为美学家）却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审美的”[ästhetisch]一词,是在德国发明并在德国得以确立的。这个词的这个意蕴泄露了一点:这个词完全不了解它所描绘的事物及用来描绘事物的语言。这个词为什么还沿用至今?(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批评片断集”40,北京华夏版2005)

看了这话,我们难免会想: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学界会出现“美学热”?为什么“美学”会在我们这里成为一个“专业”?

鲍姆伽通和康德所讨论的“美学”(=感觉认知学)问题是在17—18世纪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知识框架中出现的,因而首先是个属于形而上学内部的问题(而非如今所谓的文艺鉴赏问题)。1769年,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写过一篇对话作品——虚拟与数学家、作家达朗贝的对话。对话开始有这样一段对白:

狄德罗:为什么石头就没有感觉呢?

达朗贝:这是难以置信的。

狄德罗:是的,在劈它、刻它、磨它而又听不见它哭喊的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

达朗贝:我很希望你告诉我,你认为人和雕像、大理石和肉的差别是什么?

狄德罗:差别很小。人们用肉来造大理石,也用大理石来造肉。

达朗贝:但是肉不是大理石,大理石也不是肉。

狄德罗:这就像你称之为活力的那个东西不是死力一样。

达朗贝:我不懂你的意思。

——《达朗贝与狄德罗的谈话》,见《狄德罗哲学选集》,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版120—121

这里讨论的“感觉”问题，涉及的是所谓“物质的属性”以及人认识如此物性的条件（经验或理性）。不妨问一下：谁在关心这些问题？谁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这个提问不容易回答，比较容易回答的是：关心或感兴趣这些问题的人很少——即便喜欢读书的人，好多（或大多）也对这些问题没有兴趣（整天讨论大理石是不是“肉”，不是实在闲得没事情干，就是神经有问题）。

可是，如今我们在高中课堂上就要学习这样的道理：人的知识从感性认识开始，经过一个飞跃达到理性认识。这样的道理哪里来的？严格来讲，同样来源于17—18世纪的形而上学。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变化：从前仅有极少数人会感兴趣的事情，如今成了普通教育中人人必须学习的东西。

我们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有“美学专业”呢？

这大概只能归于历史的偶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国家时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而这个“主义”孕生于“德国古典哲学”。我国学界在60年代和80年代相续出现过“美学论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了“美学经典”，但要追根溯源，就得追溯到康德。无论如何，正是由于这场“美学热”，我国的正牌大学里逐渐就有了“美学”这门“专业”。由这专业可以看到（当然有简单化之嫌），我们是在办普及、通俗化的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教育——即便当今种种“后”现代的思想显得是在反近代形而上学，也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视域中搏斗。

前不久，碰到当年北大首届美学硕士班的一位老同学，他脸上不带一丝一毫遗憾地对我说：瞧瞧当今学界，曾热闹非凡的美学已经消失得几乎不见踪影，这是它应有的归宿，只是咱们白白抛洒了几年青春时光——听了这话，我好一阵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的确,与其说“美学”是一门(无论什么“级”的)“学科”,倒不如说是个重大的现代性问题。倘若不是把美学当作一门正儿八经的学科来看待,而是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来探究,至少有思想史意义。从这个角度看,选编一部德意志美学的历史文献,仍有必要。

1985年写作《诗化哲学》时,我同时着手编选《德语国家美学文选》。1987年完成审校后,一位热心的编辑非要拿去出版(甘阳兄因为这文选没有收入“西方现代学术文库”还生过我的气)。谁知,等我已经从欧洲留学回来(1993),文选还没出版,原因是篇幅太大(九十万字)。几经催促,终于问世,却发现不仅书名改得不伦不类,而且扔下了原有三分之一的译稿。经一位老友关照,文选转由另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名为《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1997)——等我见到样书,我删除的篇章都被胡乱印在最后,还有重复的篇目……老实说,不免令我吃惊。

1987年拟定的书名是《德语国家美学文选》,我总觉得这个书名别扭。这次重新编排全书,挪出涉及诗学的部分另行结集,同时,从旧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中选取了部分文献,更名为“德语美学文选”——毕竟,“美学”是德意志思想结下的一个“怪胎”。虽然国外的名牌大学里并没有什么“美学专业”,“审美主义”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精神取向,批判地反省这一精神取向,仍然是、且尤其是我国学界的一门功课。

刘小枫

2006年7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 目 录

### 编者前言

鲍姆伽通

美学 / 1

席勒

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1793年) / 8

让·波尔

美学入门(节译) / 47

施莱尔马赫

美学讲演引言 / 76

黑格尔

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原则 / 75

谢林

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的体系纲领(1796—1797) / 131

艺术哲学(导言) / 134

## 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1807) /148

叔本华

艺术的形而上学 /182

费歇尔

美的主观印象 /192

布伦坦诺

论美和想象的价值 /236

柯亨

艺术作品的辩证法 /274

奥伊肯

道德与艺术——生活的道德观与审美观 /289

福尔克特

作为完成的有机整体的审美对象 /303

主观论中的第三个审美基本标准:真实感的非现实性 /324

利普斯

悲剧性 /332

喜剧性与幽默 /347

论移情作用 /368

卡西尔

语言与艺术 /391

# 美学<sup>①</sup>

鲍姆伽通 著

李醒尘 译 朱立人 校

1. 美学(自由的艺术的理论,低级知识的逻辑,用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和类比推理的艺术)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

2. 自然状态,单纯靠运用来改善而未经任何方法论训练的低级认识能力,可以称作自然美学。如同自然逻辑一样,这自然美学可分为先天的美学(即美的天赋)和后天的美学,而后者又可分为理论的(*docens*)和实用的(*utens*)。

3. 与自然美学并列的艺术美学的最重要的运用有:1)为那些主要由理性来认识的科学提供良好的材料;2)使科学认识适合任何人的理解力;3)促进认识的改善,使之超出清晰可辨的东西的界限;4)以良好的原则武装越来越精确的活动和自由的艺术;5)在社会生活中,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在实现任何事情时显示出优势。

4. 由此得出以下的局部性的运用:1)语文学的;2)解释学的;3)诠释学的;4)演说学的;5)布道学的;6)诗学的;7)音乐理

---

① 译自 Hans Rudolf Schweizer: *Ästhetik als Philosophie der sinnlichen Erkenntnis*, Basel, 1973.

论的,等等。

5. 对我们这门科学,人们可能会表示以下的异议:首先,美学似乎范围太广,以致在一本书一门课中不可能加以彻底详尽的讨论。我的回答是: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有总胜于无。其次,有人可能说,美学同演说学和诗学是一回事呀。我的回答是:a)美学的领域更加广阔;b)美学包括的对象,是这两门学科和其他与之相类似的艺术共有的。如果在本书的一个适当的地方对美学作出探讨,那么,也有助于每一种艺术以后有效地研究各自的领域,无需再作不必要的重复。第三,有人会说,美学同批评是一回事呀。我的回答是:a)还存在着另一种批评——逻辑的批评;b)某一类批评恰恰是美学的一个部分;c)对美学的这个部分来说,如果人们在对美的想法、词句和作品进行判断时,不想陷入关于趣味的空洞的争论,那么就完全有必要事先具备对美学的其他各个部分的某些知识。

6. 我们的科学还会遭到进一步的反驳——第四,美学不得哲学家注意,感性经验、想象以及虚构(*fabulae*),一切情感和激情的纷乱,在哲学家的眼里看来,都是与哲学家的身份不相称的。我的回答是:a)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是同样的人,他没有权利排斥人类知识中如此重要的一个部分。b)对美的思考的一般性理论考察,在这里被与个人的实践和实施混淆在一起了。

7. 还有第五种反对意见,他们说,混乱(*confusio*)是错误之母。我的回答是:a)然而,它正是发现真理必不可少的前提,因为自然界从昏暗达到清晰不是一下子跳跃过去的;只有经过黎明才能从黑夜通向正午。b)正因为这样,人们应该注意混乱状态,以便不会由此发生错误,错误的数量和大小,取决于我们的注意的程度。c)我们赞扬的不是混乱状态本身,而是要从根本上改正认识,既然它很快就有混乱认识的残余混入认识中去。

8. 第六种反对意见可能是：清晰的认知理应有其优先的地位。我的回答是：a) 在人有限思维的范围内——这只适用于比较重要的事物上。b) 肯定这一点并不排斥其他。c) 根据思维清晰可辨的基本规则，我们先沿笔直的道路向那些以美的方式认识的事物迈进，然后才依靠它们更完善地揭示清晰性。

9. 第七种反对意见可能是：如果培植类比推理，就需要担心会不会给严格理性和严肃性的领域带来损害。我的回答是：a) 这一论点毋宁说是对我们研究工作的称赞，因为这种危险本身存在于每一个当需要某种复杂的完善，以激发行动，而又不倾向于忽视真正的完善的场合；b) 如果理智的类比推理没有受到训练(*incultum*)，或者甚至受到损害，将会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理智和严格的严肃性的发展。

10. 第八种反对意见可能是：美学是艺术，不是科学。我的回答是：a) 这两种能力不是对立的：因为一度曾经是艺术的东西，今天不是有许多已经变成了科学吗？b) 我们的艺术能够得到证明，能证实经验，这一点是可以先验地肯定的，因为心理学和其他科学为它提供了可靠的原则基础。……

11. 第九种反对意见可能是：美学家同诗人一样，都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出来的。我的回答是：请看贺拉斯的《诗艺》，第408行诗；西塞罗的《论演说家》，第2卷，第60章，比尔菲恩格的《诠释》，和勃莱丁格的《论譬喻》，第6页。一种由理性的权威赞许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精确和较少含混、比较可信、不大动摇的理论，对先天就是美学家的人只有好处。

12. 第十种反对意见是：低级的认识能力、肉体，都应该予以抑制，而不宜唤醒和支持。我的回答是：a) 低级的认识能力需要的不是暴力，而是切实的控制。b) 美学接受这种控制，一般说来只要使美学仿佛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就能以自然的方式达

到;c)一旦低级的认识能力败坏了,美学家就不应该唤醒和支持它,而应该控制它们,使之不再由于有害的运用而更加受到损害,或者在避免滥用的借口、掩饰懒惰的借口下,根本不去利用上天赐给的才华。

13. 我们的美学如同它的大姐逻辑学一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的美学,这是一般性总论,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指示:a)关于事物和思维对象的,即研究法;b)关于清晰的秩序的,即方法论;c)关于以美的方式思维和以美的方式分布的对象的符号的,即符号学;第一部分是实践的、应用的、专门的美学。……

14. 美学的目的是使感性认识本身得以完善,并且还应避免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即丑。

正确,指教导怎样以正确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高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高级认识的逻辑学的任务;美,指教导怎样以美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低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低级认识的美学的任务。美学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的理论。

15. 作为美学家的美学家,不关心那些隐藏得如此之深的感性认识的完善,它们或者一点也不为我们所知,或者只有在理性的帮助之下才有可能被探讨一番。

16. 作为美学家的美学家,不关心那些隐藏得如此之深的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它们或者一点也不为我们所知,或者只有通过理性的判断的途径才能把它们发现出来。

17. 感性认识,按其基本涵义来说,是处于严格的逻辑区分界限之下的一些表象之总和。如果我们现在如同一个具有训练有素趣味高尚的观察者所做的那样,在凭理智或者只认识它的美和典雅,或者只认识它的丑的同时进行观察,那么,对于科学

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区分就会化为乌有,仿佛像是被一大批处于其共性的不同等级(种的、类的和个体的等级)上的美和色块所压抑。因此,我们首先要来观察一下作为几乎为任何感性美的认识所共有的美,即无所不包的和普遍存在的但同时又是具有对立面的美。

18. 在无所不包的涵义上的感性认识的美是:1) 不同思想相互一致,这种一致是与某一事物相关的,是一种现象,并且在这个场合下,我们舍弃了这些思想的顺序和符号。事物和思想的美应当既同认识本身的美(前者是后者的首先的和重要的部分),又同具体对象和物质的美(由于术语的传统涵义前者往往不正确地混同于后者)区别开来,由于丑的事物本身可以被想为美的,而美的事物,也可以被想为丑的。

19. 由于离开秩序就没有了完善,所以,感性认识的无所不包的美是:2) 秩序的一致,有赖于它,我们可以反复设想为美的事物既是内在的一致,又是与事物的一致,秩序和布局的美。

20. 由于离开了符号,我们就不能感知符号标记出来的东西,所以,感性认识的无所不包的美是:3) 各种符号的内在的一致,同时也既与秩序又与事物、现象的一致,即涵义的美。这个词和短语(当符号是书面语或者说教的时候)同时又是行动,如果这一言语出声说出来的话。认识的三个普遍的美就是如此。

21. 相反,在感性认识中有同样多的丑、缺点和污点。它们或者在思想和事物中,或者在诸思想的组合中,或者在涵义中,这些都是应当避免的(我们已在第 18—20 节中顺次作了列举)。

22. 每种认识类型的完善,是由认识的丰富、伟大、真实、清晰、可信性和生动的激荡产生的。这适用于把这些质在表象和自身内部协调起来(例如,丰富和伟大有助于清晰,真实和清晰有助于可信,其他所有一切都有助于生动),同样,这也适用于把

认识的其他各个因素同这些质协调起来。如果这些质表现出来,那么,它们就会使任何认识完善,使感觉各种现象的能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美,特别是对事物与思想“它们的性质和光辉、真理的生动的照耀”会有帮助。

23. 贫乏,琐碎,虚假,难以洞察的黑暗,怀疑和动摇,因循守旧,——这些都是任何一种认识的缺点,它们歪曲着感觉现象的能力,——这是事物和思想的主要恶习。

24. 感性认识的美和事物的美,本身都是复合的完善,而且是无所不包的完善。任何简单的完善对于我们不成为其现象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5. 有成就的美学家的一般性特征之一是:1)先天的自然美学(身体,自然,好的气质,胎生的原型烙印),即人的心灵的天资,借助它的心灵可以以美的方式去思维。

26. 有成就的美学家特有的特征之一是:2)练习和审美训练(*exercitatio*)。

27. 在谈到美的事物时,我们应该十分小心,不要把粗野的禀赋和没有教养的禀赋混为一谈,例如,荷马和品达自然没有粗野的禀赋,“他们的禀赋,野生野长,犹如杂草丛生的荒野”(贺拉斯)。可是,他们与其说是艺术学者的描绘(*ectypa*),不如说是他们借以出发的范本(*archetypa*)。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能有天赋,甚至是审美方面的天赋,相反地,一个具有博学修养的人在涉及美的方面天赋却是很少。

28. 正如莱布尼茨把音乐称作是不会计算自身的心灵的算术练习一样,与此相似,一位几乎不善于对自己进行思考的儿童,他通过观察这类情况,以后又通过由此派生的、似乎是天生的模仿,得以在美的思维上逐渐提高,而如果命运把他抛到一位艺术家的门下,那么,就有可能由这位艺术家赋予他这张柔嫩的



呐呐学语的小嘴以应有的形状。

29. 有成就的美学家的第三个一般特征是：3)科学和审美的课程，即比较完善的理论。这种理论比较直接地影响着美的认识的物质和形式，一般地说，它是只靠自然界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而获得的：这种理论必须在严格的练习的基础上运用在实践中，以便心灵的能力不会由于它所思考的事物的印象的影响而误入迷途，或者由于对规则及其合理的根据的不了解而胡思乱想，对美的思维完全感到厌恶，自以为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全部谬误——其实对此一无所知。